

张謇慈善思想探析*

赵有梅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慈善思想:在救济时间上要“久”,救助范围上要“遍”,救助方式上要“次第举办”。他的慈善思想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慈善思想,融通了古今中外的慈善理念,充满了理想色彩,在清末民初的转折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现代慈善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謇;慈善思想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5)03-0069-04

对于近代史上建树颇多的张謇,学术界对其实业、教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慈善方面成果较少。张謇在清末民初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活动,既有传统的义赈、义仓、栖流所、旅殒所等慈善事业,又有新式的新育婴堂、养老院、聋哑学校、贫民工场、残废院、济良所等慈善事业。笔者主要对其慈善思想及特点进行探析。

一 张謇的慈善思想

清末民初,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张謇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慈善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慈善思想。

(一) 救济时间要“久”的思想

旧有的慈善活动一般属于灾荒之年的临时性救济,如施衣、施粥等。然而天灾不断,人祸不绝,尤其是20世纪初社会动荡,大量的弱势群体游离于生死边缘,这种浅尝辄止的救济无异于杯水车薪。张謇认为,传统的义赈仅“振(赈)济一方一时,不遍不久”^{[1](P.180)},要使灾民永脱苦海,解决的办法有:

一是提倡工赈,让灾民做工维持生计。如筑路、修桥、建慈善房屋等,既可遏止他们因索要容易而滋长懒惰的习气,又可利用其劳动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使受助者获得长久的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主张建立永久性慈善机构。这与张謇理性的财富观、人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不无关系。

在他看来,“一己之享,何如众人之安;一日之费,何如百年之惠”^{[2](P.340)},即舍弃个人的奢侈消费,将财富反哺社会,以承担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2](P.359)}这样,他把人生价值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只有在对社会的贡献中才能实现,载体就是“有用事业”,即慈善事业。与短期的义赈等相比,慈善机构更具有稳定性、延续性、公众性。因此,“有堂、局、公所,内设专职管理人员,并有捐款,借此购置房产、田地,以其息维持善堂的善举,使善堂能保持永久”^{[3](P.145)}。不难看出,张謇对于时间长久的认识,既有对传统义赈等的改进,又有对新式慈善机构的深层次理解,在更高层次上诠释了财富、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克服了临时性救济的局限性,为其慈善活动奠定了心理基础。

(二) 救助范围要“遍”的思想

清末民初政局动荡,生灵涂炭,社会急需慈善事业充分发挥“平衡器”的作用,以安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张謇认为,慈善事业在救助范围上应达到“遍”。

一是指救助对象要扩大。他认为应对各类贫困人群进行救助,年幼之人要有育婴堂,青壮年要有贫民工厂、栖流所,年老之人要有养老院,身残之人要有盲哑学校、残废院,被逼从娼之人要有济良所,客死他乡之人要有义园、旅殒所。从幼年到

* 收稿日期:2005-05-24

作者简介:赵有梅(197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

老年、从摇篮到坟墓、从健康到残疾,为世人架构起一个完整而美好的救助体系。如张謇对盲哑人群的关爱就突破了以往救助对象的范围。因为“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他认为,“盲哑学校者,东西各国慈善教育之一端也”^{[2](P.73)},只有开办学校,培养师资方可“不至误我至可悯之盲哑”^{[2](P.106)}。又如关注妓女,向世俗观念发起挑战。因为娼妓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世人鄙视。1869年美国女传教士设立济良所,教其读书、习字、学工艺、甚至成家,却遭到一些传统慈善家的抵触。张謇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坚持设立济良所,认为“女子无学,则家庭教育不良;家庭教育不良,则社会趋向不正”^{[2](P.132)}。

二是指救助内容要广泛。张謇敏锐地觉察到,旧有的“养”民政策存在诸多弊端。譬如,育婴堂因缺乏管理,婴儿存活率很低,即使苟活下来,长大后因缺乏生存技能,有的被迫沦为乞丐或妨碍社会稳定之人;而栖流所的乞丐在仁人志士的资助下,虽暂时被收容起来,一旦资金缺乏,便再次流浪街头。这使传统慈善机构的救助效果大打折扣。为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张謇认为“教育之能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2](P.73)},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就扩充了救助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养”民观念,注重教养结合、以教为主,即从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转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方法是在慈善事业中注入“教”的内容,除老者外,让年少而聪慧者读书上进,不愿求学或残疾者掌握一两门手艺以维持生计,使慈善机构成为维系受助人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

由此看来,张謇“遍”的思想,突破了先前对特定人群施助的狭隘性,既包括在救助对象上要博施济众,又含有在救助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既有对全人群从幼到老的关注,又有对个人从生到死的重视,还有对个人从体到智的强调。

(三) 救助方式要“次第兴办”的思想

以往的慈善家大多把慈善事业作为独立体,如大慈善家经元善就停办钱庄,专门兴办慈善事业。此举固然可敬,但没有经济做后盾,慈善事业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比之下,张謇的思想则为妥善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范例。其“次第兴办”的思想,一是表现在慈善、实业和教育三者的一致性和继起性上。所谓一致性是指“国家之

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2](P.341)}。实业促进经济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基石,但经济发展追求的是效率优先,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为国家提供人才,但传统教育的载体主要是学校,缺乏社会教育的广泛性;慈善则可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震荡,还可扩大受教群体,传播道德理念,缓和社会矛盾,三者积极推动国家和谐发展方面具有一致性。所谓继起性,是基于三者的一致性。他“以为举事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2](P.468)}。三者各自的特点和对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举办次序的先后,即先实业后教育再慈善公益,循序渐进,次第举办。二是表现在慈善事业本身上。他认为古代贫困之人约有四种,即“鳏寡孤独,而老居其三,幼居其一,故先营育婴堂、养老院”^{[2](P.351)}。此外,身有残疾者则为次贫之人,于是设残废院于狼山之麓。按贫困程度,自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到亚弱势群体再到较强势人群,即从缺乏生存能力之人如弃婴、老人,到穷困难以为继之人如残疾、乞丐、贫民等,再到导致不良风气之人,逐步推进,渐次经营。可见,张謇“次第举办”的思想强调的是整体概念,提倡的是综合发展,决非片面的一枝独秀。

总之,张謇挣脱了传统慈善事业狭隘死板、以养为主的救助模式,丰富了慈善思想的内涵,注重慈善事业形式持久、内容遍布、举办方式循序渐进,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妥善解决近代社会急剧变迁而引起的一系列新旧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二 张謇慈善思想的特点

作为过渡型人物,张謇的慈善思想必然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体现了个人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 融合了儒、道、释三家的慈善思想

首先是吸取了儒家“仁”的核心。这缘起于张謇所受的儒家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仁爱精神贯穿其文章的字里行间。如为号召众人捐款助赈,他言道:“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2](P.363)}为感谢宅心仁厚之人对江苏灾区的义举,他恳切答谢说:“是散财以得民,有合贤传圣经之训。”^{[2](P.345)}上述

言词无一不提及孔孟之道,尤为难得的是他以倔强务实的性格,克服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弊病。

其次是采纳了道家怡然自乐、与人为善的思想。道家讲求清心寡欲、与人为善,这在张謇的言辞中多有体现。即使对1894年的状元及第,他也颇淡然地认为:“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4](P.315)}同年其父逝世,更使他觉得“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待亲之终”^{[4](P.418)}。回归故里的张謇追求的仍是“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5](P.105)}的悠闲心境。这些都表现了其不愿为功名所累,希望修身养性的想法,这也必然渗透到慈善思想中。他一再强调,赈济灾民,设立慈善机构,并无任何其他期望,“不过为地方办事,以求做一好人而已”^{[2](P.359)},至于扬名天下,更是无从谈起。虽然一己力量太过有限,但本意是“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2](P.360)},不因善小而不为,神情气闲的追求溢于言表。但其火热内心又时时激励他挣脱道家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的束缚,为灾民、为穷人、为南通鞠躬尽瘁、至死方休。

再次是汲取了释家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的思想。佛家宣扬人人都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张謇虽满腹圣贤经纶,但儒家亦讲“举案三尺有神明”,他曾重修狼山观音院即证明其并不排斥佛教。此外他还充分利用佛教在国民中的广泛影响,宣传慈善理念。如在募捐告示中说,大家若随力劝募“等于佛母之慈悲,广七级浮图,无量救人之功德”^{[2](P.339)}。在致谢善士捐纳的信函中,又称其“以菩萨慈心,发罗汉宏愿。老老及于东海,善善既于南州”^{[2](P.347)}。同时他又强调自己与“迷信者谓积阴功”是有区别的,“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2](P.359)}。诚然,晚年张謇政治失志,经济濒危,不免心生偏颇和消极。但总的看来,他并非心存纯粹的颓废避世之念,而是胸怀普渡众生之想,何况利用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佛教来倡导救助理念,效果也是颇为显著的。

可见,儒、道、释三家在为善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张謇巧妙地将其融合渗透,而又各取所长,以避其短。他曾用一段文字将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即“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此儒者之训也。诸君其有功于中乎?一钱匪少,一万匪多,各尽其力,以行其

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波罗蜜”^{[2](P.364)}。

(二) 融通了古今中外之慈善理念

首先是古今相融。这与张謇的仕途出身有关,喜欢引经据典,他曾引用古语“欲知未来,观以往”^{[6](P.283)},即以史为鉴。就慈善而言,古之没有的,今要创办;古之有的,今要设立且要更好。以养老为例,在古代“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养之制不同,而意未尝有殊也”;至唐宋则沿革为国家政策,即使到清朝前期,亦“载于会典”,著令州县,慰问老人,“惠恤鳏寡”^{[2](P.340,341)},又令各省城,设养济院,通都大邑,设普济之堂。现在设立天经地义,因为古今相差并不远,古人尚能做到之事,当代人理应做得更好。又如义园,古代朝廷也有操办者,如宋朝的漏泽园,明清的溥泽园;在府县则有义冢,因此现在是沿用旧制,传承文明。

其次是中外融通。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冲击并瓦解着传统的儒家思想,一些开明士绅开始主动接受,张謇也不例外,且更为审慎。他主张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但学习西方并非简单照搬,应当切合本地实际,详细调查研究,辨清“主客”。所谓主体,即“我所欲知,我所能行与不能行,我所宜否”;所谓客体,即“取足以补我之知扩我之知者,辨别能行与不能及宜与否”。实质上是要求把自身需要又可行的事物,与舶来之物相比较,分析后者在当地的可行性,切忌因震惊其规模宏大、器具完美而盲目引进。他还批评时人大多不辨宜否,生搬硬套,“故百事模仿而无一二能成立者”^{[2](P.106,107)}。可见,他的慈善事业既有传统机构,又有舶来之物,立足本国,学习西方。

总之,他将古今外国的思想融会贯通,自成一派。认为今之人可以“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国”^{[2](P.468)}。如在族葬一事上,他因古代“周制经野授田而外,春官墓大夫掌民族葬之法”,东汉卿大夫士民皆葬北邙,同时“泰西欧美亦尚族葬”^{[2](P.357)},因此在垦牧乡设族葬处。

(三) 充满了理想色彩

章开沅曾说:“张謇的性格与那些惟利是图的资本家的性格是有所区别的,他是一个务实的然而又有理想的事业家。”^{[7](P.349)}曾有人与其谈佛,问道:“天下那一件是我的?”答:“天下那一件不是

我的? ^{[8] (P. 351)} 虽是佛语, 亦显其胸襟和魄力。张謇一生正直刚强, 难侍权贵, 经营地方自治则使他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他把南通当作实验场, 创建了一个网络化、规模化的小社会, 又把慈善事业营造一个整体。他大刀阔斧地改良, 披荆斩棘地开辟, 希望创造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因此他的慈善事业从幼至老、从生至死、自无至有, 自小至大, 各类人物, 各种机构, 一应俱全, 包罗万象。乃至后来, 因摊子太大, 负担过重, 财力到了几近难以支撑之地, 他仍痴心不改, 鬻字典衣而乐此不疲, 为理想而奋斗的热情不减丝毫。驹井德三感叹说:“盖与所谓军人政客者异, 以专为民众尽心于社会公共事业之故也, 由此可知张公之心, 其所以力求经济上之发展者, 不过为达社会公共事业之一手段耳!” ^{[9] (P. 147)} 可见, 张謇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他的慈善事业是理想化的事业, 为了事业他可以呕心沥血, 为了理想他不仅付出生命。

张謇在总结前人慈善救助的基础上, 追求“久”、“遍”, 并次第举办, 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思想, 融通了古今中外的慈善理念, 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王国。也正如此, 他所创立的众多慈善机构,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章开沅所言:“他对南通的贡献已经很大, 留给世人的东西已经很多。在中国近代史上, 我们很难发现另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 产生

这么远的影响。” ^{[7] (P. 349)}

参考文献:

- [1] 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全集(第5卷, 上)[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2] 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全集(第4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3] 陈宝良. 中国的社与会[A]. 徐茂明.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4] 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全集(第6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5] 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集[A].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C].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
- [6] 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全集(第2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7] 章开沅. 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 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A].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0辑)[C].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
- [9] (日) 驹井德三. 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A Probe into Zhang Jian's Charitable Thoughts

ZHAO You-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Zhang Jian put forward the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charitable thoughts. He advocated that in time range, it should be lasting; in space coverage, it should be spreading; in implementing approach, it should be successive. His charitable thoughts ideally merged ideas from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linking up the charitable thoughts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Being representativ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Jian's Charitable thoughts are still significant to the modern charitable cause.

Key words: Zhang Jian; charitable thoughts

(责任编辑 张月红)